

非儒對談 國學可消弭戾氣

日前，由香港墨教協會和香港儒藝青年文化協會聯合策劃推出、香港墨教協會主席黃蕉風主編的《非儒——該中國墨學登場了》新書發佈會在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舉行。是次會議圍繞中國學術傳統中兩大主流學派儒家和墨家之間的對話與探討為主題，在「各美其美」、「合而不同」的基礎上，期以對談的形式凝聚兩岸三地國學界共識，消弭當下社會的戾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匯



在中國傳統的文化長河中，墨家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某種程度上，青年人對國學以及諸子百家的傳承，亦是傳統文化承繼發展的重要元素。在兩岸三地的歷史與現實文化語境中，國學的傳統性、歷史性以及現代社會所具備的特殊功能，能夠起到非常重要的橋樑作用，是民族文化和精神資源的關鍵闡釋。傳統文化的對話，延伸至社會領域的對談，都是國學的現代闡釋和註解。因此，儒墨兩種不同學術的交流，也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當今意義。



與會者認為，儒家崇尚仁愛思想，而墨家側重的是兼愛。二者有差異，而且儒家長期佔據國學的統治地位，而墨家思想則被邊緣化，且遭受不小打擊和壓制。但這一切是在古代王權政治下形成的。其實二者都強調愛，都注重社會和諧與包容，這是儒墨能夠在當代對話的基礎。



破除蔽障謀合而不同

《非儒——該中國墨學登場了》主編、香港墨教協會主席黃蕉風向本報記者介紹，該書為協會「墨教文叢」的第一輯，書名「非儒」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指當代墨家對自己學派身份歸屬的定義。先秦時期，儒墨並稱兩大顯學，非儒家即墨家，非儒生即墨生。是謂非儒即墨也。第二層含義指當代墨家的主要論辯對手——大陸新儒家。當前內地國學復興，儒學幾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唯一代表，朝野有「獨尊儒術」的傾向。因此，非儒是以「他者」的視角，向

國學界發出儒家之外的另一種聲音。第三層含義，《墨子》一書中有單列《非儒》篇章，「非儒」是墨學核心理論的重要一環。「墨教文叢」還將在未來以墨家核心教義為題進行專題組稿，推出續編或新作，以擴充香港學界乃至漢語學界墨學研究的整體格局和規模。

該書策劃、香港儒藝青年文化協會負責人也在會上

發表演講。他提出推進國學復興運動需要秉持「破除蔽障，合而不同」的理念。首先要打破「思想間的蔽障」，打造一個開放且敞開的場域，促進各方交流、碰撞，讓國學圈內外的思想派別都能到場。其次要打破「學術與社會間的蔽障」，學術象牙塔的封固性才使得學術顯得高不可攀，扼殺了學術的文化活力。藝術則不同，藝術本身就具有重現這個時代真理的特質。

此外，藝術本身的靈活性與包容性，是破除學術象牙塔與社會大眾間蔽障的一個突破口。此前，儒藝協會創作的《當代新儒家譜系》，即是以圖像的方式藝術性地再現三代港台新儒家學者的風貌，無論是藝術理念、創作過程還是作品本身，都是對「用藝術活化學術」的具體呈現。《非儒——該中國墨學登場了》一書則為儒藝在此基礎上的又一次「跨界」嘗試。

倡導國學的生活方式

香港儒藝青年文化協會藝術總監曹璇認為，包含儒學墨學在內的國學，可以發揮出獨特的溝通和對話功用。共同的文化和信仰是構建共同體的重要凝結核。社會議題上的分歧可能讓人彼此隔膜，但文化和信仰是無法斬斷的；國學之功用在於化成民俗，養成君子，消弭暴戾之氣；此番「儒墨對談」已經首先作出了表率。畢竟這是一個對話的時代。

據悉，香港墨教協會是由內地與香港兩地專研墨家學說的青年學者所組成的國學社團。「墨教」取「墨家」和「教育」為題中之義，旨在活化墨家學說在當代日常生活之應用，並建立有志於以墨家思想教人、育人、利人、愛人的志願者團體，以服務於當下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香港儒藝青年文化協會為一批活躍

於內地、香港、台灣三地的青年藝術家所組成的文藝社團，協會致力於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藝術活化國學，重塑文化活力，介入社會，回歸於人，引領新思潮，倡導新的生活方式。



插畫師甜夢童年 純真不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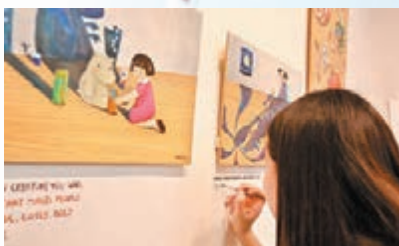
走東走西 雙面人 雙心人

想夢想成真，首先要勇氣追夢。由六位插畫師何翠瑩 (Alice Hobby)、劇肥 (Cathy)、鄭琪琪 (Kiki)、鍾穎兒 (Knoa)、馮巧玉 (Hilda) 及 Cindy 組成的「Jam-nut-bean」現正首度聯手舉行《Too Sweet to Forget》畫展，與大眾分享她們各自編織的甜夢。

「上年11月開始想搞畫展。」Kiki笑談舉辦畫展的經過，原來都離不開「甜」，「我們經常四出試甜品，除了飲食，都想聚在一起做有意義的事，既然大家都是出色的插畫師，不如就做一點有關插畫的事。」畫展的宣傳刊物封面是一位女孩合上雙眼的大頭照，是出自何翠瑩手筆，她透露箇中意義：「以前發生了一些不如意的事，但隨時間過去，遇到一些好人好事，開始沖淡往事，而這些甜甜的回憶已蓋過以前的不快事，很想保留這份甜蜜的回憶，所以我的畫作會有種釋放的感覺，有如在一個很舒服很享受的環境。」

對Kiki而言，甜則代表以往最珍惜的事情，「整個系列的畫作都圍繞着我的童年，因為我覺得最珍惜的事就是我們有童心，我們小時候很有創造力，對所有事物都好奇，令我們每一天的生活都很新穎很有趣。」她憶述一幅講童年勇氣的畫：「其中一幅畫是畫我正在盪鞦韆，盪到很高，而影子則是自己心中所想——一隻雀仔，反映我小時候很勇敢，可以打360度的鞦韆，什麼都敢試，不怕跌倒，但長大後，可能經歷過的傷害多了，反而變得不敢嘗試及怕失敗，如果我們可以保持童真去看待每一件事及嘗試，我想我們的生活也會變得不一樣。」Kiki還透露整個過程都有父母參與，「因為是畫在木板上，很多工序只有我自己一個是做不來的，爸爸有份參與，變成我重要的partner。」無獨有偶，Hilda的作品亦圍繞童年，「小時候是最有童真最開心，一些零碎的事物，現在都已消失掉，例如卡式錄音帶。我將一幅最大的畫作劃分成兩邊，右邊叫『要戲圖』，是小時的玩意，例如跳飛機及橡筋繩，但現在街上已很少見到有人玩，很多都變成低頭族，所以左邊就叫『應棄圖』。」

而Cindy的甜夢離了淚水。她表示小時候養田雞，豈料有一天田雞突然跳走了，被尋回時已氣絕，「我的畫作圍繞一個女仔和一隻青蛙，想表達一些很珍惜的關係原來是有限性，一些很重要的事總會隨時間流逝。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將這些重要的事



左起：馮巧玉 (Hilda)、劇肥 (Cathy)、鍾穎兒 (Knoa)、鄭琪琪 (Kiki)、何翠瑩 (Alice Hobby) 及 Cindy。



物留住，但仍會記着，即使回想起都會很快樂，所以我畫的畫會有一些次序，由初相識直至分開。」最後一幅畫是一個女孩緊閉雙眼，她道：「早一個月我嫌嫌過身，爸爸傳了一幅相給我，就是我嫌嫌這樣合上雙眼，有時會覺得好難過，是否永遠都不能見呢？是否離死別那麼傷感呢？」然而，Cindy明白離別都是短暫的，「每人總有一死，當我們走的時候都可以再見，所以這幅畫作名叫『傷逝』，雖然好像很傷心，但整個畫面都很平安和諧。」

Cathy坦言生活中一些平淡的瑣碎事都很甜，「有一幅作品是我與丈夫搭巴士，記錄這個旅程，不需要很特別，只要是與喜歡的人在一起已很甜。」此外，Cathy其中一幅畫是表達追夢，她認為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是一件很甜蜜的事。同樣地，鍾穎兒的畫作亦圍繞關係，當中包括家人及朋友，「這些都是和自己喜歡、覺得重要的人在一起時的畫面，每一幅畫都是與不同人相處時的感覺，藉此感謝他們，同時提醒自己要記着這些人。」

她們表示今次畫展籌備過程順利，當中最困難的部分是各自想主題，因為要考慮展現什麼故事給大眾看。她們又希望透過畫展喚起大眾自己的夢想、價值觀及反思什麼對自己的生命才是最重要。

人生五味，也許嚐過苦再感受甜，這份甜會來得更層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嘉嘉

有色人種 (東方人) 移民到以白人為主的西方國家時，總覺得自己身份尷尬。他們希望融入新的國度，卻又格格不入，甚至看不到自己的將來。出生於越南的阮越清 (Viet Thanh Nguyen)，跟隨父母以難民身份逃到美國。當時他年僅四歲，如今居美雖已四十多年，無論生活習慣和思想都已經完全美國化，他還在大學教授英文，但他好像一直生活在越戰的陰影下，身份矛盾，「兩面不是人」。

2016年普立茲文學獎上月公佈，阮越清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同情者》(The Sympathizer) 奪得殊榮。故事講及一名沒有姓名的越南混血兒 (父為法國神父，母為越南人)，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國際交換生身份首次來到美國，隨即愛上這個國家。返國後，無名氏參與越戰。西貢淪陷前夕，他已官至上尉副官，乘搭最後一班飛機逃離越南赴美國。他同情共產主義，像一個「雙面人」和「雙心人」居住洛杉磯。後來，他參與情報工作，一方面為河內搜集北越反攻南越的情報，另一方面又幫助越南前將軍，滲進越南難民群體裡試探情報，抓捕暗藏的共黨特務，期望重整旗鼓，反攻越南。

《同情者》出版初期並不矚目，書評寥寥可數。直到阮越清奪得普立茲獎，一鳴驚人，《同情者》銷路直升。書評人認為，此書是戰爭小說新經典，是間諜、諷刺和歷史小說的融合。內容構思巧妙，節奏緊湊，還有動人的愛情故事。阮越清獲獎後感慨良多，他承認自己對美國又愛又恨。阮越清畢業於加州伯克萊大學英文和民族研究系，同校完成英文博士學位，現在是南加州大學教授。阮越清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他從小就常聽父母談起越戰的殘酷事跡，記憶裡有着持久的創傷。他總覺得戰爭還沒結束，期待有一天返回家園。在美國，阮越清看過許多關於越戰的荷里活電影，例如《第一滴血》(First Blood) 裡的「大隻佬」史泰龍開槍殺敵。看到這一幕，阮越清突然意識到，自己可以說是銀幕上被殺的東亞人。看《殺戮戰場》(Platoon) 時，銀幕上越南人遭射殺，銀幕下的觀眾歡呼。這一刻，阮越清感到極度不安。「我究竟應該認同哪一方？」他自覺身份矛盾。故此，《同情者》的開卷第一句，阮越清說：「我是一名密探，一個沉睡者，一個間諜，一個有着雙重面孔的男人。」

阮越清獲獎後接受英國《衛報》訪問時承認，《同情者》一書可能冒犯了不少人。他說，自己雖在美國成長，卻深受越戰的苦難歷史影響。越南人在戰爭中失去了家園，理應是受害者。但是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卻經常掛在嘴邊說，他們在越戰死了五萬人。他們忘記了，越南人死了三百萬人。「人們有權利自視為受害者。但是，沒權利去認為自己才是惟一的受害者，自己才最重要。這是不公平的。」阮越清說。他感謝那些曾經為爭取社會公義、和平與平等而努力的前人。「我虧欠了他們。」他說。

今年是普立茲獎設立一百周年，阮越清從三千名競選人中奪此殊榮，實至名歸。

《Too Sweet to Forget》畫展
展期：2016年5月7至30日(逢星期六、日)
開放時間：下午1時至7時
地點：Part-of Gallery(香港灣仔適安街16號地下)